



分宜縣志卷之九

藝文考

縣廳壁記

趙師懿 宋縣尹



壁記自唐人始也國家設官分職邑令最爲親民令之從政民之懷德時有景慕則壁記便於省閱豈容廢而不作分宜古之鎮市雍熙元季以宜春東郊爲邑爲之分宜其地狹其賦重其財用不足以供上需在江右之邑爲甚弊前令君相繼而賢知邑之難民之困雖不失常賦之供未有不先以愛民爲急者如

公積逋十七萬緡如減白撰月椿之數如蠲北鄉下
戶訟催之類護養本根而徐其財用相處則安旣公
則思師懿學不足以用世才則媿於諸公試邑三季
水旱相仍與民同憂不敢告勞秩將滿載念邑之前
政賢大夫由是邦以往或登八座之尊或居二府之
重或夕拜青瑣而經帷勸講柄用未已而歲月之寢
久爵氏之相承壁無其記將焉是攷師懿惕然於懷
訪問諸老自紹興改元以至於今歷任凡二十有七
悉書之其或講契好於視篆之相交尊德義於爲政

之可法先達君子以品題後進爲心而不自靳後之
君子以職業守於今日而不自矜將以廣弦歌愛民
之政則壁之題名端有補於風教師懿謹磨石以序
其先後幸同志者嗣而紀之庶幾此意傳不朽云歲
在丙寅開禧二季正月望日奉議郎知縣趙師懿記

縣廳壁後記

前人

分宜劄邑壁記言之詳矣其鄉有拾江之南者四北
者六南腴而北瘠瘠者稅愈重此財用日不足而生
民益艱水旱歲不常而民力益困縣計稅錢五千一

百一十六貫有奇而土稅十之二尚有逃閣在其數
月椿舊額一千五百餘緡無方可辦惟於三稅挨那
紹興間虧欠至多榜掛闕亭人皆望而畏之自逢公
汝舟公替經六政皆權官尚公輔繼之歷七載無受
代者至乾道九季罷公勉引雖准上司行下減月椿
四百九十八貫三百二十六文積而至於淳熙七季
諸色窠名已共欠一十七萬緡今知縣許公及之任
本縣未至之前以利害白廟堂得旨盡行蠲放稍甦
而額猶在積歲頗久虧數復存尚書謝公謬宰邑每

以自撰爲苦淳熙十二季任監察御史特以華亭八
宜兩縣財賦欠缺利害敷奏於上得旨令轉運司相
度聞奏是時都運王公同按臨以出入之數打算若
逐季二稅催足之後尚缺一萬四千餘緡牒州扣撥
苗米一千五百石科折苗錢一千五百八十石沿催
地利錢一千三百六十貫八十九本付文縣貼助支
遣紹興元年臺諫侍從集議諸州軍栽革月椿而本
縣又豁公四百九十七貫五百六十四文每月猶實
解錢五百五十三貫三百四十五文有零給事鄧公

友龍是時任本縣以北鄉之民貧薄可念且謂財計
既減於官亦必減之於民遂申明上司將此北鄉五
等下戶合給沿催有一百五十文以下係縣用合得
者合與免納計蠲去九十二貫六百九十六文自此
民力寬然而本縣素無科罰上下支解色色取辦於
二稅之內凡官兵俸給來往批支上下調度歲有增
而無減若民生之艱則日甚一日況又水旱之相仍
所以前後賢哲相承不知其幾而二稅皆不能以催
足獨辦上供窠名之外州用各色不免至多掛欠者
職此之由師懿朝夕自念庸質寒蹤既無其策可以
生民之財又無其實可以寬民之力深念前政體國
愛民每以蠲減財用之說聞之於朝恐來者未必輒
詳本末刻之於石後之君子能以知院許公尚書謝
公給事鄧公都運王公數君子之心爲心則此亦受
大惠當以天地生育之意並矣

○新修解字記

唐靜元

國朝雍熙中以袁州宜春地大民衆析二萬室爲分
宜郡東馳一會置理所於水濱水之名曰秀其流夏

三百里昔人詩賦多稱之景祐丙子夏苦雨水驟漲
民廬墊官舍圖籍公廩蘊蓄靡不壞實自平日規構
不圖遠其址下材用樸樾歷政者視之猶旅寓故其
陋也寢久患至而不克揀時瑯琊王君以佐著作爲
之宰務以道德佑其民然而遇歲凶叫饑者盈塗日
與其佐萬吳二君子周爰賑給故茸壤圖新僦工勞
力而不忍也吏有詳例病之經久之可爲者集其徒
與富民議其故且曰吾邑之罹水患也公宇壞旦夕
居者懼危壓廩儲囚繫燥濕無所避吾邑長與其佐

皆仁明固不忍徃于一丁而歛于一戶然則吾儕之
倉箱僅有積遇饑年而不知散盍捐乎萬一以助營
繕與夫修佛宮飯緇流希諸福而發其財者首之櫛
太一髮耳不亦愈乎衆曰然君與二佐悅聞之甚癯
暑之得涼飈餒腹之遇嘉穀也一之日言風乎境內
二之日齎金粟而臻者連連莫之能禦專委吏司之
出納謹其籍凡百規度稟君之風旨自是梓人獻能
市巨材於山隆其址十倍於舊遠邇之饑者日傭千
夫揮插運土殫工致力實腹而暮歸未十旬厥工告

脩矣開闔東西爲二佐居揭重樓以秘勅書翼修兩
廊以分吏局高廩庾以虞後患豁狴犴以副欽恤自
蒞事堂卻眦正寢轍轍然至於庖廚齋閣靡微而弗
具與乎軼大壯之妙矣民始知百里之任如古諸侯
之有制也或嘆曰豈水之爲患乎天假吾邑長因其
壞而變其陋矣不然何以使人發其財而忘其吝也
如是哉又曰豈天之欲新是邑乎假吾邑長因歲凶
而活其民矣不然何以日傭千夫使之無菜色也如
是哉識者謂君之蓄道藏德發之以惠民豈止是而

已乎若將適千里騁騏驥初舉足於莊道矣然而棟
宇之設古聖人著之於經取之大壯不可謂之細務
也衛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而百姓悅之故詩人美
焉著於篇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
室洎乎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故詩人刺焉著
於篇曰山有栲隄有杻子有庭戶弗灑弗掃是則詩
人之美刺也刪自聖手垂世以爲法式豈誣於後之
人乎若君之爲邑知言者宜乎美矣靜風受之於主
爵清河公伯起見其取人也詳非名符於實則未始

分宜縣志 卷之九
輕譽嘗謂靜曰予漕運於江西按部凡十見其政之
殊者王分宜而已泮水之爲患人甚賴焉予狀其實
聞
朝廷請三載成績使之緝蕪振墜則其民永永爲利
果未幾詔下從之不獨彼民之幸亦予之幸也靜移
疾訪醫因道出於斯見其吏之與民萬口一舌求
以永其事固知伯起之賢其知人也如是是用發其
辭請刊石丁丑季春十有三日也

縣官題名記

歐陽玄元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
尹以上省選丞以部選起至元十三季丙子迄今至
正二季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
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季官
政修舉乃攷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
諸石立適訪族邑鈐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立
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爲勸善也而其
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
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歲

終夏身太是卽已殊不知身太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太而不知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立旣爲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道以爲戒趙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澤而被愷悌之福于無窮也

題名碑記

陳鵠 明知縣

雲谿子之宰分宜也迺成言乎成烈效法乎舊章條淑慝之定軌介休吝之殊門將以昭德塞違對時布潤者也比其紀散而衆亂情故蝟如泯泯焉焚焚焉譬諸操舟頽流之中風波聿興櫓楫靡據斯時也亦已危矣乃喟然嘆曰萬化權乎遠覽衆慮通乎明徵昔者竊闚之古之君子不自用以獨奮不遠賢以宜行故忠益之路廣愛惠之風鬯也宜之爲宜幾四百季所以承流而宣化者豈一酬酢之勞一手足之力也哉至於此使其後不得冀怙而儀貌焉夫居濮上者不究於韶音習漢儀者無論於周禮其居使然也

分宜縣志
鵠也爰稽宋史迨我 昭明列職陳官以名責實卑
高以位定體統以禮生小大綱維粲然畢張矣遂命
之曰題名云爾題名云爾所以崇愛廣思垂佑後人
也是故得失之象而勸懲之應也不可不慎也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孟夏朔日

重修縣廳記

周應治

夫分宜有縣廳舊矣而修於嘉靖乙巳其後長吏輒
相仍相仍以概于今日數十年所而廳乃壞余以庚
辰受 命來茲非古所稱百里寄邪於時諸廢徽纏

當事執掌所以自惟則奉法宣化求稱 上指使耳

間有一二稍僂者業已與民經始而惟是縣廳費稍
重大弗遑營繕居久之廳乃壞彌甚而至於不可支
有基無壞是在長吏者則召匠計之費不下三百乃
以數呈府府報可於是乃率作舉事不日而遂告成
蓋以費如彼用力若此何後民若斯之易也分宜之
民非昔所謂民邪昔奚而罔使則承極弊之餘其民
罷於奔命而多貧窘一旦有急輒鳥跡散矣不可收
拾在 世宗末季余蓋難言籍第令今如曩時所遭

民有家室弗守安能爲縣官役哉邇者 天子嘉與
海內夏始屢厯西顧其化至牛馬遍滿郊圻自絕域
窮酋皆加爵賞亦號稱極治以故故臣黃太常子澄
分宜人永樂間以弗從靖難覆宗後稍陵夷衰微今
其懿孫亦有所感激 人主自吳還分宜請祭田以
不失先人血食余嘗訪其遺於鈴山之陽不能得今
幸來歸而適值前役方竣費且有奇輒借手報之乃
爲置祭田俾世世勿絕余竊不自意一舉而存兩利
斯亦奇矣此余勞民固長吏之分然要以顯微闡幽
則死節之義又何可少者哉顧余則所謂碌碌因人
成事亦惟 上之澤與百姓之力於余何有是役也
始於萬曆乙酉某月某日成於某月某日而因扁其
堂曰忠愛取以自勉焉至規爲制度悉准諸舊猶然
仍也余是以不論論其始末

儒學記

趙師恕 宋知袁州

分宜爲袁屬邑郡之東偏師恕自湖右易地守袁入
境之初詣縣學謁先聖廟僻在荒郊五里之墟及門
下馬肅容以入前視廊廡草深數尺垣墉傾圯棖楠

半摧如古祠荒郊闕無人聲伊威蕭蛸得擅其業聖
像賢顏雨淋風剝門人從祀闕落丹青其瞻仰之地
且如此則俎豆絃歌可知矣師恕一奠再拜斂襟而
退歎歎不敢歎息俯躬自念有爲牧伯郡守終季不
接武於夫子廟之階域者況於爲邑者哉蓋風俗之
興廢使之然既出廟邑之諸生執圖經以進指而請
曰舊學在縣東三十五步爲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
奪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道也今煨燼爲瓦礫之區
乞復其舊師恕至郡之三日乃捐五百金徵良匠經

營舊址逾月而落成昇夫子像歸於新宮堂廡室舍
罔不畢脩士者雲集俎豆一新諸生復屬師恕爲之
記因爲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之交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乃人倫之至親
至重而不可一日廢闕者至於朋友分若輕矣情若
疎矣是又烏可以四者並立而爲五哉蓋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周旋應接之間或有
不能交盡其道者若非藉朋友相與講明此理以維
持之則乖爭凌犯有不可一日居者而異於禽獸不

遠矣惟能相責以善相輔以仁去其敦彝倫者求其
敘彝倫者然後四者順其理而保其利乃知朋友之
分若輕而所係爲至重情若疎而所關爲至親蓋四
者之綱紀在是而於人倫爲最大者則庠序之設朋
友之會豈徒然哉今之學舍以其殿堂之巍巍然衣
冠之整整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徒務記覽爲詞章
以釣利祿寵榮而已恐非古人所以教人之法國家
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其勉之哉端平元年二月

○明倫堂記

虞集元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季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
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奉職其久也有喜而上之人
聽之有行而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
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
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
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
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
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回乙之位
內附國朝令膠東劉才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

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財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名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季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喜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良辰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

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季之十月堂成於明季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太伯記之勵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

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以周程之詞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一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縫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宜公所謂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書以告來者

奉詔視學堂記

楊循吉

明禮部主事

由開闢以來人極爲大素王人師也故陳其道而布之方冊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襍二千而天下大同其盛至於天子親釋奠尊禮公卿大夫咸出門下環海之內誦其言而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已矣雖然道之害厥今惟浮屠爲甚不擾不除民眩且惑分宜儒學之側

有佛是居曰真果院者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弘
治癸亥生徒言於郡太守川東朱公華請去之遂屬
邑令吳君蘭經畫其事吳君吾姑蘇崑山人也以進
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祇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
爲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邵公寶巡歷至邑見故殿
屋材頗良不欲廢又屬君改而爲堂題之曰奉詔視
學之堂旣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 聖朝以孔子之
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士之起而升用
者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三省必設憲臺總督之則學

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
我 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爲先務選督學政率
用哲人故邵公特奉簡命蒞以大江之西所至較藝
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用稱 上德意於是風聲
所及皆欲爲公所爲而是邑遂有斥浮屠廣學宮之
事公又扁之名而爲堂焉其曰奉詔者何凡提學使
出巡必奉 勅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學者何斯堂
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夫子之道
賴 聖皇而行行道之詔又必良使者而後有成功

今是堂也撤土偶居制使黜燹敵談唐虞俾其民曰
異端太乎士曰吾道尊乎夫 朝廷所爲詔公者宜
不外是而公獨爲之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善視學
者亦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矣嗚呼休哉公字國
賢直隸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陞
今官淹貫經史贍於述作志操端正古之流也故其
爲是堂有韓歐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書以載之
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重修文廟記

許持謙 教諭信豐縣人

自政教職分世稱良有司者不過錢穀甲兵刑獄致
詳已爾至於學校之地朝望僅一展拜先師聚生徒
擊揖散太之外則廨宇之修與撓與齋舍之葺與頽
具宮牆之飭與壞與廟貌之嚴與圯與視若罔覩一
切置而弗問夫惟其置而弗問也則崇儒重道之意
槩可見矣而興教道倡明人材烝懋也厥惟艱哉乃
鼎石周老先生以函牛之器試割鈴陽者五禩于茲
錢穀旣已充實甲兵旣已精覈刑獄旣已銷息其究
心于政者詳矣且于學校之廨宇齋舍宮牆所以居

師儒業生徒者覃心極慮靡不爲之而先師之廟觀其棟楹傾歎丹雘剥落者尤懼非所以妥先聖之靈則吾道不尊而頗于鼓舞人材之術也於是取盈於學租而以已俸佐之市材鳩工託少尹蕭君某以董其役經始於乙酉年十月十一日越數月而告成傾圮者倏爾壯剝落者倏爾鮮而諸士之顧瞻廟貌者亦覺沛然而生色也夫鈴陽才藪也文章若盧公肇忠節若黃公子澄亦世所希覲者然揆厥由興則以作郡縣者有如李公德裕張公仁者倡之今侯宰茲

邑不遜美于二公諸生中寧不以黃盧二公自竒哉持謙由南昌擢教而來適當落成之侯亦竒選也謹礮石而作之記侯名應治字某號鼎石萬曆庚辰進士四明罌湖周氏人

學宮書籍記

蔡玉瑞 明訓導

今大宗伯介翁先生嚴公居邑治東學宮之傍御賜有書建樓欽藏永錫祚胤矣廼掌留部位宅百揆遐不作人之念恒聿聿焉颯颯焉乃捐薪俸摹印南雍十七等史經集羣書如干部備之學宮以爲鄉

後進習讀之資於時袁郡伯過齋李公適督縣葺閣
增架儲之鄉閭親戚子弟慶幸之至咸曰宗伯公嘉
惠後學如此推己及人不私所有如此某視得論衡
以自秘者其用心之公私厚薄何如哉吾掌教莫子
仲修同郭子汝忠謂僚末玉瑞曰和鳴之音天下好
爵之士欲與聞也盍以書目鏤于版昭之學宮庶後
世有考而無替焉且世世無忘公之賜玉瑞乃敬題
末如此云

清源橋記

張嗣古

分宜之谿故未有橋淳熙間其簿劉孟容請于漕劉
公穎趙公善俊始爲浮梁以僂往來蓋民不病涉者
三紀歷歲滋久朽蠹罅漏往往而有州若縣間庀役
繕治率襲陋循圯循葺輒壞板腐窄斷行者懼焉嘉
定辛巳冬司農少卿王侯棟被命典州條教甫頒詎
訪民病或有以橋敝告銳欲撤舊而新之會灾荒之
餘財窘於用未遑也越明年政通人和樽節浮費帑
廩有餘積乃捐錢六十萬有奇鳩工度材屬邑大夫
劉君敏文眡其役經始于癸未之季春三閱月乃克

底于成爲舟凡二十艘貫以鐵繩翼以欄楯規摹宏壯丹黝輝霍如鰲負山如虹跨空負者輓者趨者走者如騁六轡於康莊之中昔之兢慄化爲驩躍初郡守黃侯邵歲以錢二十萬諉邑丞儲之以待興葺未幾丞以歸之州繕修無所取費侯於是役不以暫新爲僅足又斥公費之贏二百餘萬買民田若干畝委錄事歲督其租遇有撓敗則邑聞于州量役給費於是橋之利度足以傳不朽因屬余記之夫事物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亾敝者敝則又改爲之理也然天下

之敝接於耳目者易見伏於幽隱者難知士君子苟有爲民父母之誠心則必能周思曲慮於其難知者亦將開塞闔關以永厥利心不在焉易察如一橋且忽焉而不暇問况望圖其所難知者乎侯之爲是州也勤恤民隱揆挾吏姦勤勤懇懇惟恐弗至斯民鼓舞陰賜蓋有由之而不知者一橋梁之建置特其因事著見於侯何有哉雖然因其著以採其微按其迹以求其心卽其耳目之所接以窺其幽隱之所伏充其一時之已行以圖其百世之無窮後之人皆於此

乎攷是不可以無述也乃書以遺邑之人使鑱之石

閱城君廟記

盧肇

吁天地之至曠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
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
靈浹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玄德於
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
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蝮搏
齧騰觸骨肉冰泮害毒草靡于斯時也天地旣否雲
雷將屯則有軒毓乎繞樞商生乎玄乙姜嫄履歆而
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于代是
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旣生品物旣盛德刑政
事克傳克修其或山豕峯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
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於斯時也草木失滋胎
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旣圻旣徧光明蠖
蟪則溫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之
主英精恇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托乎嫫
媧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充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姥
旣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

遂育焉厥後姥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
游于泉或躍于澗姥方朝膳必薦鮮鱗他年姥斲鱗
于溪龍遊于仞下而尾觸銛鋒姥駭視之則墮數尺
矣因泳太于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惚恍變化潛乎
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誤傷竟不復至而姥
亦逾乎鮎鯢克慎厥化姥無姻戚閩城人葬之水涯
惟龍乃寓形於人衰杖如瘵漢苦涕塊哀呼浹日謂
人曰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
假爾馬牛爲役以遷於顯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

之則姥之封若覆夏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
殆不飲齧齊衰者亦亡所在閩城人立姥及龍之象
以禮祠之旣而龍降于祠堂形類虺徙日而不見其
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長短視無常質人或
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喜其能司人禍
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于聖唐千六百餘歲其
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
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閩城元和中故宜春縣
令盧府君嘗遊宦南越乞靈于龍契乎其旨嘗夢龍

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歲在壬子

據文標集作壬午若以通鑑紀年考之大和五年實辛亥大和六年實壬子也

府君來宜春遂立祠於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寧舉

孝廉三遷為宜春令始至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

周貧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從其化矣夫神

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微龍之輔乎余於府君為宗

姪余為兒而府君多之曰乃異日其聞乎故余始終

龍姥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温姓閩城人也

閩城為秦南越邑民為

文標集作民謂

之曰龍母龍母古矣

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為閩城君焉刻銘于

祠之闌西云

天地何寶聖人之道天有五精惟聖迭生聖道未彌

百靈奉祉惟周之湮稔毒于秦龍迷所奉棲于越人

伊姥何慈惟龍克孝如持火網示越人教滄洩封樹

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宜崇宜薦

巖巖此祠君子攸建有雲在山有水在川龍德永永

為民有年惟蘭斯叢惟芷斯茂龍德馥馥

文標集作郁郁作

為民祐鳴鳩之飛在於灌木彼哺者鳥亦謹其族龍

有孝思俾民敦睦瓜紹惟飀麥秀其岐龍錫民福子
孫嗣之逐逐蹄乾汔汔檣楫龍靈可依且不爾愜龍
之祠泄此津千萬其祀福于袁人

遺事

往哲緒言無所附見者則稍記于此間有一二異
聞亦附見焉用資博雅且闡前徽

李德裕嘗左宦宜春盧肇以文見知既拜相舊例放
榜先呈宰相時侍郎王起典貢舉問德裕所欲荅
曰何問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起遂
依次放之肇謝主司起詩曰嵩高降德爲時生洪
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
瀛衰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

同相印書衿新列柳間營咸通初肇除歙州刺史
又有途中寄座主王侍郎詩云忽忝專城奉六條
自憐出谷屢遷喬驅車雖覺還家近捧日惟愁去
國遙朱戶乍經新棨戟風帆常覺戀篔簹江天夜
夜知消息長見台星在碧霄

盧肇初赴舉見侍郎王起因問曰袁州鄉薦如子者
幾人肇曰皆才選也未易品評如肇者亦猶沅江
出鱉甲九肋者稀矣

據言

黃子澄遺骸葬直隸崑山縣馬鞍山是時天下方羅

織黃練親識世皆諱言萬曆四季大常孫黃熊祭
掃馬鞍山遇崑山民蔣坤蔣良醉酒相搏互訟占
塚本縣勘斷坤起遷熊因修祭忽雷轟墓裂石誌
迸出而當時盡瘁間關抗顏死節巔末乃復暴白
人且時地方臣已經題請立祀凡呈叅文移洎所
出墓誌崑山俱有刻與袁誌詳略不同事體符合
謹錄以備採覽

一墓誌銘

子澄上世楚相春申君歿後有孝子香居江夏十
五世生公高祖偉偉生鐸鐸生端端生側卽子澄

父母沈氏生公于分宜則每教公忠義公孝謹克
 遵父教以貢登洪武十八年進士靖難之役李景
 隆債事公慟哭乞誅上不聽凡公建白皆不能用
 于是奉密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玉潤澤由河
 庭微服過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黃
 冊編公子補籍崑山珪為道士更名立微守公諧
 籍玉為里正更名彥修時壬午購公益急大倉武
 士湯華縛公至御前百挫不屈公歿之從子文富
 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歿于澄妻妹皆發教坊逮其
 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獨彥修能為崑山
 音語充解送役收骸骨從江中夜歸藏焦山數年
 子澄有愛妾在繫所立紙牌祀之忽一日晝雷大
 風發氏取其主去會漢王高煦謀危宗社上乃追
 思公言悔殺公于是路防稍弛可行欲葬江陰君
 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常熟皆不可至洪熙
 元年七月十二日塋崑山馬鞍山有子有墓非人
 力也天實司之今公論稍明是應有銘 銘曰天
 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歿之力天祐眷屬友之

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歿而不忘君之力百世芳風
 山之力藏銘于中萬年出 監察御史奉敕搜訪

使劉
 璉立

一崑山縣表忠文案

崑山縣廩增附生員龔邦衡等呈奉查得建文忠
 臣黃子澄江西分宜人建文時與兵部尚書齊公
 泰同心輔政其始也力陳大計而國已不支其終
 也身被支解而家已不保即建文君違其先事之
 謀而縱景隆之貳志主臣淪沒于一朝然文皇帝
 惡其臨刑之語而削漢藩之護軍宗社靈長于萬
 世則生不屑于王魏而歿有關於綱常者大矣顧
 江右無遺類而黃宗自改田經吳中非故鄉而崑
 版獨編珪玉是以家咸寧者去墓墳而之他國雖
 近有祠祀而首丘不存名彥修者收骸骨而瘞新
 丘雖久未表章而手澤尚在按大常公親題譜中
 有云莫謂海鄉非故國子孫應保碧山阿之句與

今墓誌所載適相符合蓋危難之際微行至蘇與郡守姚公善起兵勤王自分必死是時存孤歿節並行不悖後乃葬于馬鞍山下終得其力迨今蔣乾等有訟而人始知之亦數之前定者矣不然宋初卜分宜之墓曰馬鞍今也瘞公之骨亦曰馬鞍國初發革除之黨曰蔣乾今也訟公之墓亦曰蔣乾皆天也非人也夫大常公之歿與齊公泰方公孝孺練公子寧同其烈而郡守姚公善義堅歿守與城存亡竟不顧其身而克全大節公子彥修志切存祀相時行止卒不露其迹而克遂初心凡大常公之有子有墓以至於今日者姚公之謀也彥修之力也劉侍御璉爲大常公作誌時方當諱言之日故譜中不載而載公子彥修輝及公孫釗之誌稍稍互見在前輩沈魯集中可考也今遇詔訪建文忠臣而大常公誌石出于墓前土中有雷轟地裂之異豈非忠臣之氣湮鬱百五十餘年而一旦逢時違會特顯靈瑞耶夫形骸在于是英爽在于是必爲之祠祀而使有所依廟貌恒于斯血食

恒于斯必爲之立嗣而使有所繼古先聖王崇德象賢有由然矣若夫郡守姚公敦朋友之誼而上不負其君公子彥修篤父子之恩而下不絕其嗣與大常公祠並祀可也至於大常公立祠當于墓所而擇其子孫讀書知禮義者主之可也其蔣乾等所訟良由古塚陵夷而山民售之以蹈不知之罪故牌隱密而天公借之以昭不測之神此石一出而無餘事矣

崑山縣申文參照得黃公子澄生前忠節自持乃戮族於國家有事之秋歿後英靈不磨復見碑於他人告許之際功德顯著輿論有孚精忠格天幽魂宜慰相應建祠修墓仍立裔孫奉祀則不惟崇德報功亦可以垂勸後進矣申道道批看得黃大常當國難以捐軀其子黃彥修歷艱厄以歸骨百年遺塚久湮没于蓬蒿千古精英尤昭垂于宇宙幸際熙朝之優詔遂呈荒塚之殘碑迹涉異常事關世教既經覆勘明實相應待表封丘仍修祠宇恤錄苗裔申本院本院朱批據呈諸生人等查勘

黃大常墳墓等事已確明矣則黃卿之精忠英魂
眞可謂動天地格鬼神也且白日飛雷碑石乃出
黃昏遇訟忠義斯顯非惟得彰示忠臣遺迹適又
當褒恤之盛典君子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及
查黃氏子孫非知府姚公深思遠慮別姓收籍何
得復有遺類況其據城固守臨難不屈信無愧于
顏氏兄弟而篤友託孤保全信義又何愧于孫陳
兩賢相應並祀以表英風
右出崑山刻錄

一妹追薦青詞

正統元年丙辰十月日孝妹順貞志心皈命三境
十方東宮南極陰陽神祇等言念某托處女流痛
念兄族君臣有義嗟職分之有虧天地不容致宗
祧之弗續爰申丹悃敢告蒼穹下情伏傷先兄大
常寺卿子澄黃公二神主原命是前已亥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子時生享年四十有四歲不幸于壬
午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京身故骨殖未收兄嫂
李氏二神主原命生于前丙午年不幸于壬午年

間在京身故骨殖未收伏惟先兄黃公讀聖入之
書早登科第授翰林之職遂擢大常膺寵九重揚
名四海惟務盡忠于國豈期獲罪于天族滅宗親
禍連骨肉遺腹有子處京師而弗歸承嗣無人將
第宅而貨易于以薦揚於祖考于以超度于弟兄
特修靈寶之因普度幽冥之苦用是虔辦香楮以
今月日告投命紫薇山上真觀道會率領法衆來
蒞家居修崇靈寶三朝十回度人演經齋醮一中
仰祈道力俯拔親魂事告地盟天招靈致聖敷禮
九幽之懺文洗雪衆亾之罪垢勅天醫而完形復
性命水母以浴質蕩瑕務白孝誠少留魂瑣徵求
冥福正薦先兄子澄黃公二神主先兄嫂李氏二
神主附度宗親旁資孤魂伏願矜憫裙釵之愚悃
垂憐兄族之沉魂貨宅宇以修薦拔之因丐宗親
早遂超生之果盡忠報國可憐身歿于幽冥以死
易生俾獲名垂於竹帛幽冥普度存沒均沾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

一籍沒文略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內刑部因字二十九號勘合
差錦衣衛尉魏旺百戶周智將軍賈福等抄沒得
子澄家財金銀首飾二十餘兩棉苧布衣鈔數十
斤件錫器三斤田二十九畝貳分水牛一頭房屋
十九間
已耳

一給產通狀前後緣由

黃大常六世孫黃雲通狀為乞念孤忠懇查餘產
給復後人以光泉壤事雲鼻祖子澄因靖難受戮
有妻李氏在獄生遺腹子黃眾家兒李氏自盡將
眾家兒發入樂戶鄭阿闢家乳養更名鄭全生子
善善生子玉玉生恩恩生三子長山天次儒幼鑿
儒生身因奉恩詔勵節褒忠賜享廟庭恐玷先人
具呈禮部蒙查身等委係子澄六世孫即將身等
放出復姓黃氏發回原籍當差切思鼻祖存日原

有房屋田地俱在分宜地方告乞移文原籍清查
屋田給復贍生等情到部送司案查就劄本府轉
行該縣清查復查得現在應給田地共六畝四分
墳山地九處屋基計十一間送冊申院奉本院批
大常所遺墳山基產既查明即給復黃雲管業仍
查本宜有無專祠令黃雲守祀再置祭田二三十
畝查其堪動銀兩另詳等因奉此遵照查動庫貯
修理縣堂支剩銀五十兩置祭田三十五畝申院
并墳山若干勒石記後
計開

一二二十三都四畝地名洲背上祭田一十一畝八

分五厘計三十一坵
一民地折水田二十三畝九分計五十二坵

一花土園地三畝五分計八片

一房屋三間廡屋四間

一雜柴杉山一片分龍嶺為界

一墳山一所地名唐家邊

一墳山一所地名青龍潭上

墳山一所地名東廂店背
 墳山一所城隍倉背地名剪刀坑
 墳山一所三十五都地名黃岡嶺
 西坑祖堂屋基一所計一十一間
 門前魚塘一口
 田一畝六分
 地一片三分
 秀溪基臺地基一片
 田四畝五分地名大田上黃蓮樹下
 范草里墳山一處
 賀源下賀觀邊墳地一處
 西廂地名范家巷一處
 新齒塘下墳山一處金猫捕鼠形
 宜春詔均鄉馬鞍山一處
 四都一處地名北坑
 墳山一處十二都地名野源
 明萬曆十四年勒石
 祠中知縣周應治記

一祠塋事略

黃大常行已立朝載在國史世系見劉侍御墓誌
 勿具論獨公既沒後上膺恤典下愜輿議其本末
 有不容泯滅者自萬曆洎崇禎凡靖難諸臣復官
 崇祀以次褒顯而大常忠節為尤著今掌故犁然
 可稽也大常遺骸葬崑山先年崑山諸生龔邦衡
 合詞請建祠墓所當事皆報可大常有祠自是始
 六世孫雲乞給復沒官田產事聞得旨給還復為
 建專祠增祀田俾世守之詳具黃雲通狀中嗣後
 督學使邵公銳建祠鈴邑治之右歲久幾廢黃公
 汝亨念舊祠湫隘徙郡城隍祠之左時郡守莆田
 黃鳴喬實董厥役乃祠未落成新喻劣衿黃文中
 夜盜葬太守分宜六都黃家山祖塋遠近莫不流
 涕邑紳嚴克忠等聲義懇郡守黃公郡守擬罪如
 律上御史臺張公銓各依擬遣山勒石垂禁世守
 如初蓋至是而大常先靈妥忠魂慰矣異時良有
 司遣惟列朝褒恤之殊恩景企當路表章之曠舉

分宜縣志
未有不撫松楸而增慕潔俎豆而告虔者也至于
恪勤典司勿替引之則賢子孫責也因承舊志所
述刪煩舉要附識于
此庶後世得攷焉

崇禎癸未冬左兵慘殺居民無地可避七班良家坊
地方避入毳嶺洞左兵以火熏之歿八百餘人僅
二人熟知洞徑從石孔中出邑令曹國禎遣人致
祭內云百里山川盡成血染千家炊竈宵無人烟
嗟爾洞中枉歿男婦白骨堆連青燐夜哭傷之者
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拆散者家有怨婦戶有曠夫
卽僅存烹俎之餘生實無生聚之歡樂掩骼難盡

撫念堪憐爰命坊耆詣洞悼祭等語觀此則自後
避兵者宜以林田毳嶺爲鑒云

訂竒荒二三四五月餓歿者不可勝數有一老人
極貧僅餘一月糧日前輩有言人日食米一合可
數月不歿不然男僅五日女僅七日耳乃以其米
分食之日食一合襍野菜中啖之果得不歿亦備
荒者所宜知也

黃大常十族殉國九歿鴻毛開科得士無雙遜國忠
臣第一事淹大禁久格弗傳自革除至萬曆袁公

業泗為郡守莆陽黃公鳴喬延主昌黎書院講席
 重修郡乘始毅然表章次第蒐羅詳立志傳稱明
 脩焉崇禎壬申冬奉詔追錄遼國忠臣易名贈卹
 其以十族親故牽連流戍者悉與察豁

明初保結忠臣黃大常楊黃皮張勝成汪彥真楊士崇等坐株連謫戍袁州派充漕運舫徙者眾子若孫無樂生意會天啓初田御史特疏題明奉旨豁免府縣察核始末具詳永不派運田即大常裔孫避難改田姓者也

事下大宗伯咨訪袁公特舉郡志具結表揚公疏
 人告一時正論益明云

白母傳

明徐渭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
 素弱母為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
 為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
 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
 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
 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
 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
 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益盡出
 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

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
病歿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歿
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
略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
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
次如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
千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
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
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
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
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縣學
諸生數百人以母禿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
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夏
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
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
惟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
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

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劊起之寇于呼吸之間匿財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竒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彝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竒者又不知何如也余于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歿時出其筐中所計族人婚姻中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于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鈴岡游記

國朝巢震林

乙未進士

余過袁州謁保定王敞菴夫子登宜春臺探大小袁山及珠泉諸勝二百里皆從山中行峰巒百出應接不暇而聚靈結秀莫過鈴岡相傳爲嚴相國游息處朱囊碧砌捲雨飛雲父老至今能言之其下爲分宜縣治出郭卽長橋跨江不數武抵山足山陵險四削肩輿不得上余恃有躋勝之具拾級步行入第一門

鳥道崎嶇關而爲徑盤折數十層至翠微亭少憇松
風謾謾比萬頃濤耳上爲得月亭又里許爲惠風亭
其最上者爲傍雲亭每至一亭輒當一面之勝東西
南北隨足所轉絕巘飛巖輒換景相送其高踞岡頂
者則仰山行宮遭寇炬宮已隳土道士構草廬以嗣
香火計嶺周圍不滿二里而自山足以至於巔凡五
里卽危峻可知至於連山拱揖則不知其幾千萬重
也諸山縱橫在目正如米元章李龍眠同時潑墨遠
近濃淡不一大要各盡所長每兩山界合澗水汨汨
積爲溪河而落星池尤大觀采山釣水此中當大有
苦心肥遯之士土人於其平行處卽懇爲田方者圓
者斜者狎者各從其地勢爲之而村其旁樹木蒼蔭
鷄鳴犬吠雜出籬落間遠寺之鐘聲木魚聲亦時入
耳行人至此雖胸中有五斗塵應亦洗盡所謂濯纓
泉則在半山之間去地數尋大旱不曠余爲飲一甌
仙澹不及慧水然亦甘而有力沁入心脾世有陸羽
李德裕恐不得以第三推之山下後有一泉亦泓
然浸玉但視上泉稍濁山靈殆以此濯我足邑人憚

高就卑多取是爲煮茶釀酒之用汲者纍纍棄芋蘿
國色而入倚門傅粉之家人情類然士亦何病於不
知己者之詬厲乎尚有萬卷樓及撫松漱石振衣三
亭今盡圯其巋然者又皆頽楹僅存回首介溪盛時
不知壯麗何似彈指百年間什九鞠爲茂草論者或
比於韓家之東麓賈氏之葛嶺然漢苑吳宮安在江
山廢興亦各有時白雲明月自是棲山隱谷者全副
受用而士大夫退閒家居能點綴亭臺結營山水不
猶愈於持籌鑽核問舍求田者乎余盤桓至日晡望
城中暮烟興猶赫盡將俛初月到樹而令公張鵬南
促歸余步步惜別從上而下路仄且滑留足頗艱固
思陶元亮着屐此時當衣後齒不爲無見張公名雲
路博學尚氣節當大事片言立決蓋當世有心男子
也以巍科來宰是邑民德之比召杜殘城綏集如舊
爲余言洪陽仙洞之勝尚當踵而游之

孝通廟記

施閨章 守憲

分宜昌山渡之西有廟焉土人呼曰聖母問之莫知
所自覽郡志得盧肇氏闕城君廟記其言頗怪云羸

秦之季有姥温氏發且無子得巨卵于水涯襲以衣
襦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姥不怖駭於是姥兒育
而龍母事龍日出捕魚爲母饌一日姥膾魚江上龍
鱗以尾觸刃斷數寸許遂驚去姥嗟恨如喪厥子後
母率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服衰經語人曰是當
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夜大風雷陟母於山巔其封
若夏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人異之爲立祠旣而龍
降於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輒應
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萼官南越過祠
下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我焉大和五年
萼果來宜春遂治祠於昌山津盧氏之言大略如此
且稱爲孝龍作銘以美之曰龍有孝思俾民敦睦余
讀而嘉其言袁州介在江山險僻之境舊稱蛟龍窟
宅如仰山之神二蕭氏亦龍也寓形於人還自彭蠡
事與此近而此特以孝見稱且昌山峽古謂之傷山
以其石齒銛厲度舟多破溺也迄今舟人上下恃神
以無恐又若人子之事父母然則神之孝篤其親而
慈及乎民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豈龍之謂歟廟

當祀龍伯而舊名龍母蓋崇其所報也盧氏改書閱
城君謂母閩城人也攷方輿圖記古越城在廣東之
德慶州有溫媪墓載媪歿瘞江陰龍子嘗至墓側縈
浪轉沙以成墳與盧記小異又按揭傒斯作峽江龍
母祠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古祠在悅城
盧以悅爲閱者誤也余謂孝通之名正而可風乃夏
榜曰孝通廟書其梗槩仍別刻盧氏碑于廟左俟博
雅者並觀焉 昔康熙六年歲在丁未清和月袁州
知府李芳春同知夏毓龍推官鄭燾知分宜事朱龍

立石

序

文標集序

許子紹

子發諱肇姓盧氏文標鄉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
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
三百季郡人許襄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
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
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
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

迨紹興庚辰又六十季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
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雲
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
於劉松宜陽集得閔城碑震山記於古廟歎巖中得
劔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
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
祖擇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木于郡庠以貽永
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
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竒拔出之材故其爲文
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
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
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子發廷試第一稍自
求顯何爵不靡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
於形勢之塗迨咸通初通籍金閨出任牧守獻賦進
狀結知九重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於阿
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
狀元書堂之遺基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

久宜縣志
三十一
豁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
邦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捨子發其誰與
歸

雲臺編序

明嚴

嵩大學士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
在江介波嶺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
都官即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
每得一編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
每爲之浩嘆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余

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愴幽
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
道難言矣非天景勝竒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
以造微曠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烟雲
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生殫
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
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余往得之吳中故少
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
其譌闕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

耳

書雲臺編後

嚴嵩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爲若一藝名于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況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祕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于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鈐岡紀勝序

黃鳴喬

袁饒佳山水而分宜尤勝卽洪陽一洞蜿蜒盤旋計十數里中有七十二穴所指爲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仙釋鳥獸昆蟲器具諸類靡不肖似誌云目不周玩情不給賞直其然乎而邑旁復有鈐岡嶙峋插天萬

松翁鬱其下長溪環抱澎湃湍激聲殷于雷每緩步
遵蹊夾道陰翳無慮數十折山岫有泉一泓清澈可
鑑由泉而上幻變萬狀相傳爲景有八則其大略也
予嘗從公餘兩衡之洪洞以竒勝鈐岡以正勝洪洞
去城二十里許稍費跋涉而鈐岡則出郭不數武公
事巖卑可扶筇醉其上洪洞幽邃玄窈若螺尾然非
火炬不得前且游者惟秋冬爲便若春夏則嵐液襲
人而毒螫怪螫時亦有之鈐岡峻絕宏敞雨晴雲月
靡不宜人况樓閣亭臺參差布列而禪房尤快棲息
予嘗謂洪洞有志而鈐岡亦不應泯泯茲大令李君
將部署之復搜先後所題詠者編集成帙問序于予
予欣然爲之慙慙第媿筆非如椽弗克傳照正張嶠
詩中勢竒看不定景變寫難真者也姑爲勒數行以
塞其請

祭黃大常文

嚴鳳

分宜知縣

惟公學冠禮闈位正清卿堂堂大節凜凜如生忠義
之府綱常之程公論久定祀典攸行茲惟仲春式薦
粢盛衆靈祔食追體至情神其降鑒用副微誠

副祭文

告汝衆靈列於東者黃姓鬼神四十六名列於西者黃氏異姓鬼神五十四名吾聞有一邑者一邑之主鬼神攸屬汝等既同於大常之難享大常之食例收邑厲憐汝幽爽祠有常祀汝其來饗

祭黃大常祖墳文

黃鳴喬

維公慶源克濬篤生大常一朝勁節萬古人綱莫爲鍾毓忠烈曷彰巍然先壟久而彌芳某等景仰前哲肅薦蘋香綠忠廣孝用報發祥山靈呵護永世垂光

黃太常置表忠祠祭田記

周應治

知縣

愚嘗觀漢文帝赦季布之罪而知英君誼辟其度量豈不超越尋常也哉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在吾且重用之而語請戮周是修者曰彼貪其祿各盡其心竟舍之不問莊誦此語文皇帝其儼然漢高之度量歟而勸之微權寓矣嗣是洪熙之初仁廟特賜赦於四民穆廟登極遂有詔秩諸公崆峒李公之視學也則祠祀練公于金川二泉邵公之視學也則祠祀太常于茲邑予守官于此每展先生祠下慨先生苗

喬不留秩祀之外無以奉時祀者適先生之七世遺孫雲自金陵持牒來歸而予謀以居之飼之無得也則有慨然矣會縣治重修得羨金五十兩乃爲置田三十五畝四分地三畝五畝以脩時祭之需庄舍三楹以居耕佃又爲給牒復其身照生儒例使朝夕祠下以安先生之靈且識諸產坵段于碑之陰以杜後人之私相授受者脫有之卽以盜賣官田不詢來歷之罪罪之凡此蓋亦仰體列聖勸忠之微意竊附李邵二公好德之盛舉也作置表忠祠祭田記

列於東者黃氏同姓鬼神四十六名列於西者黃氏異姓鬼神五十四名田在二十三都四畝地名洲背祭田三十五畝四分五釐門前地一坵三畝五分

重修分宜縣學記

林 箴 分宜令

蓋自我太守李公蒞袁以來於郡中之廢墜有當修舉振興者百計經營既不遺餘力矣其事關鉅典爲風教人心所繫屬尤切注向焉每遇屬之大工大役苟有申請未嘗不行行未嘗不力至於學宮若郡庠

分宜縣志 卷之九
若宜庠若萍萬剏建者增修者皆已改其舊而新是
圖惟分邑之學宮興復最後其最後奈何蓋學宮之
廢惟分宜最久而習習而忘遂無有齒及者笙不
肖亦不意其荆榛一至此也到官之初有事
文廟瞻眎週遭慨然久之適胡學博鴻漸有修葺明
倫堂之舉申請於公備述學宮久廢狀公不勝太息
謂我輩遊聖人之門平生所學何事于此而可已又
烏乎不已爰是銳志重修以

文廟爲亟亟或有難者曰厥務至鉅厥費綦繁度用
材木幾何工役幾何斂貲幾何乃可鳩工公曰不然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患無必爲之志有志者事竟成
耳惟分邑之民已蹙不堪重困其毋棘斂毋勞民務
俾有濟乃首捐俸五十金以爲倡而徐漸爲之計其
責成在縣省試在學更爲約法期以十日具文一報
凡竹頭木屑及工傭食指盡可稽也時公以公事有
會城之役便道鈴山尤必親詣登覈焉以故鮮弛力
鮮冒破用簡而功多是役也始事於戊申之夏落成
於己酉之冬起視

聖殿崇巍有加廊廡歧翼門屏伉將

啓聖之特廟攸芋名宦鄉賢之几筵咸秩昔也廢址
荒臺今焉輝煌文物萬民是若不亦宜乎學博請記
於公公屬笙識其事且曰豈予不佞是爲時維綜理
則規畫勤劬具窺盤錯之班時維簡閱則泮壁籌度
日分壇席之晷時維駿奔則園橋觀聽譽髦踴躍以
爭先時維竭蹶則經營子來百工鼓舞以待命用是
藉手告成以不負所學併信必爲之志可以自勉勉
人爾嗟乎公之意念豈不深遠矣哉勞而不伐謙而
有光我公有焉惟笙襪線微才不足仰佐公高深萬
一然卽公興學一事必誠必信其爲屬末模範亦復
何窮云爰泚筆而爲之記以俟觀風者考焉

昌山鐘山兩峽小記

李芳春

秀江自郡抵昌山蜿蜒曲折幾百里至此兩崖闌束
水勢奔突昔年有堰水成渠溉田四百頃者余每訪
求故迹杳不可得但滿水嶙峋廉利伴劍戟曾不容
刃雖長年未有不攢着者望洋浩歎久矣又由此出
十五里歷鈴山至袁家渡是名鐘山其險與昌山等

分宜縣志 卷之九 四十五
泝流者勞疲竟日僅可達分邑而昌山又無論矣以此商賈不通舟楫罕至殆若天造地設焉康熙庚戌秋中余間行相視委官鳩工約平其兩峽中石之險峻者凡兩閱旬而畢自是水勢緩衍舟可坦行篙人擊楫以濟吾民往來自謂有得也桂香初綻漫爲之記

讀黃太常傳論

袁嘉慶

邑貢士

世之論齊黃者悲其忠有餘而智不足故自取殺身之禍而好事者反被以誤國之名也嗚呼冤矣當高皇帝時諸王各擁重兵建文之在東宮也曾于東角門以諸王權重之語語子澄矣高皇帝僂力行間智勇天錫灼知齊黃之可任也故不及身而用之而以遺子孫建文嗣位委以心膂之託而與參帷幄當是時定鼎三十年天下規模已略定矣朝廷之憂唯諸王權重爲可虞耳然則高帝曷不制之於其始與曰勢有所不能也開創之初不廣建親藩無以屏翰王室高帝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而無如勢有所不能也暨長孫踐祚諸王擁叔父之尊慮無不帝制而天

子自爲者齊周代皆庸人燕王驍悍異常不終爲人下削之反不削亦反所爭祇在遲速間耳而謂齊黃誤建削藩之策以激燕王之變此闇於時勢之論也當日之事幸而成則齊黃爲建文之功臣不幸而敗則蒙晁錯之誅建文之事幸而成則爲景帝之誅七國不幸而敗則不免於亾國此又遭時之不幸天意之攸關而後之嘽嘽於齊黃者俱以成敗論英雄也余故悲大常公膺禍之酷而爲之論次其軼事不能不三致慨云

明

濺派遼餉公疏

崇禎五年在京鄉官鍾灼袁業泗張承詔彭大科袁一鳳袁一鰲袁繼成等

爲臣郡遼餉獨重袁民困極難堪懇乞聖仁矜憫勅下撫按照畝均派以信明旨以蘇偏累事臣藉江西袁州轄宜分萍萬四縣僻處山奧原高浮瀉稍曠則田土焦灼赤地連阡稍潦則山溪瀑漲四郊皆壑地方之磽無甚臣袁也國初僞將歐祥遣子納欵誤將三升鄉斗報則三斗六升賴高皇帝鑒憐減半于是

袁田五畝八分派糧一石賦稅之重亦無甚臣袁也
計五畝八分之人終歲勤勤豐年止得谷十一二石
除供賦外所餘僅十之二三俯仰衣食尚自不克一
遇水旱則半菽不登公私交困又路當楚蜀孔道差
役重繁所以世廟年間袁氏高儼等詣闕陳情奉旨
永不加派勒石載冊班班具在神祖末年議加遼餉
通省加餉三十六萬一千有零袁雖極疲敢不與諸
郡邑共議急公第據加餉明旨初奉部文每畝派三
釐五毫續加五釐五毫前後共九釐此計畝加餉真
皇上天地爲公綸綍日星共炳而奈何於臣鄉獨不
然也袁糧一石田止五畝八分遵旨應派五分二厘
二毫者竟倍至一錢一分七釐通袁州四縣糧二十
一萬七千遵旨應派一萬一千零者竟倍至二萬三
千零矣查通省賦役全書鄰縣每糧一石有田多二
百畝百餘畝者次七八十畝又次二三十畝最少亦
不下十餘畝卽號稱極疲如高安一縣尚以九畝成
石未有如袁獨重者乃高安遼餉旣邀分釐未派而
袁不惟不得並高安且不得與諸郡縣埒肥瘠偏受

輕重懸殊祇緣初議派時畝多糧少郡縣不利于論
畝倡爲計糧科派之說各懷桑梓私謀罔顧偏害當
時司道祇據一偏不詳查各府縣田畝多寡通盤打
筭區別調劑一槩舍畝論糧每石止派若干袁州地
僻人愚一任派來無能控額初猶冀倖旦暮息肩故
忍痛吞聲勉強輸供豈年復一年以致流離轉徙不
可名狀且袁餉計畝應派外浮至一萬二千者祇爲
田多糧少郡縣代輸足額耳卽令袁人尚堪假息然
剗己之肉誰無不平之鳴況蕞爾疲郡賦重差繁困

憊已極每歲萬千之金從何而出其能不呼天搶地
哉頃年父老屢控撫按司道地方官亦每目擊心傷
思爲裁處然通省餉額已定裁此計必增彼而有一
番更張便有一番阻撓任事之心未免奪于畏難傳
舍其局亦復竟成推卸歲以積歲袁民拊膺莫可奈
何嗷嗷一郡膏血已盡骨髓俱竭向猶稱貸饒家今
家家疲于竭澤遍閭里皆蕭條卽貸無可貸也向猶
鬻產富人今戶戶罄于催科指田糧爲陷阱卽鬻又
誰鬻也其逃者爲走險之鹿但得拋却田廬卽爲生

路其存者如棲幕之燕卽苟且支吾旦夕終是死鄉
近戶部又派江西協濟王庄夫合省無論有田可協
而袁郡片土悉苦重科尚復以此加之是派已重而
加無已困已極而歛不休猶人負千金之擔而復扼
其首病奄一綫之息而復奪其糈蒿目鄉里亾徙十
已三四長此不已閭閻半作坵墟其陌悉爲藜莽卽
惟正之供誰爲國家佐繭絲者真大可痛哭流涕者
已匪等俯爲桑梓悲切膚仰爲國家留生齒敬披瀝
請命臣等不敢以永不加派之旨比例高安亦不敢
以賦額極重之故求諸郡邑伏乞皇上將臣疏敕下
戶部嚴行撫按遵論畝明旨并查賦役全書袁稅是
否與各縣懸絕如果臣言不謬將袁郡遼餉應派一
萬一千外其浮加一萬二千合無于田多糧少郡縣
酌量通融哀多益寡務使派法均平民無偏累卽爲
浩蕩洪恩更乞敕撫按官凡遇國家有不得已加派
如王庄銀等項或於曾奉明綸永不加派之處特免
再加或查各郡縣畝多畝寡之殊斟酌均派毋徒一
槩論糧至成極重難負流亾轉徙度一方之倒懸獲

解而疲郡之夏生有期伏乞俞允施行奉聖旨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速行撫按照照畝均派

題豁保結黃太常遣戍劄藁略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董 爲聖明御宇率土霑恩懇
乞聖慈特宥株連久錮之裔以廣皇仁以光祖德事
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易案驗內奉都察院勘劄准
兵部咨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田題前事等因該職等覆看得君義
臣忠天地無逃之分宥罪肆赦聖主解祝之恩況忠

錄先朝恩弘近代此聖明之世所亟欲推廣而遍及
之者先臣兵部尚書齊泰丹衷炳日正氣凌霄當運
際乘龍敢諫陳叩馬全家化碧九族編戎至今談革
除往事未有不憑吊之者當仁宗御極曾聞肆赦放
還往皇祖登基業已優崇恤錄且皇皇聖言有謂泰
食其祿自當盡其心又謂忠于建文原以忠于太祖
等語真可謂九原萃袞異代榮施矣獨是泰之姻親
族黨如楊保員駱應鵬等四十五家尚淹行伍未及
寬政爲可憫耳雖一丁存衛仁祖已宏優恤之仁而

尺籍未除迄今尚煩勾補之令夫此累者囚者非真有自作之孽莫贖之辜也駢首就繫原以成聖祖之太平而濺及餘波自當徼皇仁之蕩漾況事同一體情屬株連彼旣以秦故而均被震霆茲獨不以秦故而共徼愷澤使臣民岐視而形迹尚存反之聖心必將隱痛此亦不能將順者之過也諸臣籲訴堪憐御史陳情最悉皇上纘承先緒繼述斯皇培萬古之綱常植人臣之忠義當有一觸目而惻然者懇乞聖慈俯垂憫恤除楊保員駱應鵬二家免勾其原戍四十五家止存三十八姓見存戍所一體豁免如願回者准給印照發回原籍不願回者給與免帖聽入民籍當差該衛所衙門將編軍底冊除名不許妄行勾攝至於黃子澄與秦同此患行戚屬當年遣戍如株連楊黃皮同遣者四百餘人今已零落銷亡不知有幾矣并乞行彼處撫按查核盡數除豁庶乾坤無偏造化聖澤無偏榮枯上以述志事於先朝下以鼓忠貞於今日此亦皇上御極以來懿美善政臣民所願舉手加額者也敢因接臣之請補牘題覆伏惟俯賜裁

察俞允等因天啓元年閏二月兵部尚書崔題准欽
遵抄出到部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將
該縣忠臣齊泰株連姻親族黨原戍四十五家除已
絕五家又除楊傑員駱應鵬二名免勾外其見存戍
所三十八戶一體豁免其忠臣黃子澄戚屬楊黃皮
等遣戍四百餘人今零落銷亾一併移文江西清軍
道令各該衛所盡數查豁以昭聖明解網之恩等因
到司移咨到道行府照劄事理轉行所屬衛所如有
前項原題忠臣遣戍戚屬者盡數查出申道覆覈批
允開豁天啓元年八月初六日劄行宜春縣奉府批
拘軍戶楊黃皮吳汗真楊弦孫汪彥真張勝成楊仕
崇等先年係保結黃子澄槩論遠遣者并各十遞楊
高張綱等至縣審明于二十五日具申豁免

國朝

袁州府合郡鄉紳士民祈免丈田公呈

爲釐定總括之實冊豁免清丈之疲累安輯民心力
挽流移事竊惟清丈一舉雖屬杜豪占稽荒熟意美
法良然有可以丈者丈之而民安有必不可丈者以

不丈而民愈安謹以袁郡之必不可丈者言之田落
山僻地多畝狹石磧路脊高者在山在嶺低者如片
如窟形似梯樓小若盤笠此其必不可丈者一也一
畝之區或半在山半在坑者有之半畝之田或七八
坵者有之或今季爲田明季爲洲爲陵者有之崎嶇
曲折無從下弓若空山陰坑陰則餘田無幾若連山
陰坑陰則沙石皆稅此其必不可丈者二也以故明
朝萬曆十季通省開丈惟袁郡未丈非謂必不丈抑
實無可丈也府誌見存班班可考然此猶承平也今
則更異矣禍自癸未萬載巨寇丘仰寰聚黨數千立
寨于天井窩逆賊張獻忠馬步數萬雲集于萍鄉而
分宜爲要路宜春爲屯營時而出兵勦萬載之寇時
而發兵拒萍鄉之賊兵來賊避賊去兵來相持數載
阡陌盡廢繼值丁亥奇荒斗米萬錢殍死載道人盡
歿亾甚而絕甲絕圖一望無際百里烟消可憐有糧
田產盡是長林豐草此其必不可丈者三也土著旣
稀少老成又凋謝有主之田固屬他人耕種無主之
荒官召異民開墾不知我疆我里竟忘東南其畝此

其必不可丈者四也況書算公正中多異民若行開丈勢必逃歸故土不惟有悞開墾甚且成熟又轉荒蕪是民間未沾清丈之利先受流移之害此其必不可丈者五也且履畝開弓動費數十人魚肉洒飯牛飲狼餐有主之田尚難設法供應絕戶之田誰代儲峙疇作認眼此其必不可丈者六也幸憲推見至隱不忍驅民于溝壑摘抄部文票行各屬內云如萬曆年間賦役全書數目與今新賦役全書相符者不清丈外卽令攢造總括冊文務期合額仁人之言如出湯火業蒙縣主仰體憲意詳示各鄉逐一清查備冊彙申百姓承休有主之田成熟樂輸無主絕戶奉縣召募陸續開墾照例起科旣無奸占亦無欺隱已與從來縣額銖兩不異今奉憲文疊催開丈魚鱗冊籍合郡戰戰不知所從切魚鱗一冊必須清丈方明四至以必不可丈之田而求一必丈之冊則合額免丈之盛恩竟成虛惠矣仰祈哀此殘黎與其開丈之擾以妨民何如清冊之便以安民與其懼禍畏罪小民受瑣尾之苦楚何如按則計算

分宜縣志 五十五
朝廷享畫一之成規懇乞恩憐批敕道府着令詳造
總括文冊期合原額以作一定之規豁免開丈不罹
重困之苦萬世蒙休士民焚頂云云奉院批丈田之
行原以稽豪占絕包賠甦民非以厲民也查部文所
載原有田糧與全書相符者不必清丈等語但各屬
皆有惟袁屬獨無恐部議駁詰不得已而催取焉仰
守西道查明果與全書相符卽先造總括冊姑緩魚
鱗可也

禳災疫文

于嗣昌知府

天地秉好生之心萬物均依爲命神明持救世之念
衆生成賴有成善者授以自然之福惡者予以應得
之禍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自古及今莫可易也至若
無知小民耕讀爲事漁斧爲業者皆安分守己輩也
卽應使之順其自然由乎天理宜矣乃數載於茲無
辜而受殺擄者不計其人奔馳而斃夫役者不計其
人竒荒異旱束手致斃者不計其人斯人也豈盡自
作之孽歟天實爲之柰之何哉前之往者無可追矣
未來者復無可望乎乃竟有無可望若此者昌不能

爲天地神明解也夫以好生之心而不惡殺救世之念而不救死仍使瘟疫流行縱毒肆害使今日而子哭父明日而母哭子一家如是比戶隨之一鄉如是別村及之嗚呼痛哉百姓造孽何深當師旅饑饉而後猶不能回天意一至於此噫果民牧不良所致歟民牧不良民已受不良之苦矣卽應以不良於民者不良於民牧可耳胡爲乎以九死一生之殘黎復受此無端之災害也昌不解也雖生死關頭賢者不免然使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可耳卽不然如好干戈死於干戈可耳好貨財死於貨財可耳好非禮淫慾死於非禮淫慾可耳如是之死抑何怨尤歟乃今之不如是而無限之含冤地下抱痛生前者如此如此天乎地乎神明乎其何以爲昌解

袁州府宜春縣奉 委兼攝分
宜縣事招徠因軍激逃各戶示

王炎烈

爲曉諭因軍激逃各戶早回故土以安生業以全版圖事獎得民爲邦本食乃民天一夫不耕一家饑一女不織一家寒是以古來政教首重農桑當三春之際歡民耕墾無失其耑使勤一耑之作以成終歲之

功此政治相傳古今不易之道也爾鈐陽路當吳楚地
接湖湘雖稱西豫上游實乃凋殘下邑山多田少昔
潛虎豹之蹤土瘠民貧盡是鴟鳩之狀況况遭兵火之
後加以水旱連季不惟墾者亦荒甚至來而復去盡
苦壘慘之情形罄竹流波而難盡本縣謬叨首邑素
所稔知故自代庖以來加意撫綏諸從寬政卽如萬
不得已之催科亦未敢少忘于撫字無非欲爾等各
安生業共樂昇平補救從前之不逮以期餘裕於
將來也孰意自正迄今各鄉里遁紛二呈訴爲因遠
軍一事彼此疑畏互相遁逃致有一戶逃而隣居畏
害亦逃一村走而隣村爲之俱走棄故土如敝屣以
遠遁爲良謀嗟此蚩氓獨不思此案奉提雖嚴而今
非昔比本縣現在剴切具詳矣在

上憲自有鑒衡必不以民爲軍此易見易明之事不
待智者而知爾等何苦棄故鄉之產業甘爲異籍之
流移乎况軍民版籍昭朕前案屢分涇渭勒石具在
誌案炳存今爾等愚昧不明合行刊示曉諭爲此示
仰在逃各戶知悉要知智者决之斷疑者事之害各

分宜縣志
五
空猛肯立决前疑起此東作方殷速歸故土及肯耕
種倘仍前畏縮不歸失悞農工秋成無望上無以供
正賦下不足資俯仰是爾等一肯之痴愚竟貽終身
之顛蹶矣本縣雖京兆無幾實與爾民痛癢相關故
不吝諄二招徠母謂泛文輕忽遵之勉之特示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

日示

分宜縣志卷之十

○新建支移倉記

許介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於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
並山以東至於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
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於大江所謂
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聽從
僂裝發官吏隸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
欲吾袁民越境輸賦盤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

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
宜可從亾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
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
歟于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茲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夏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
廩未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
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
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
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注下卒有水變
不可禦步口積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巖
之激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大守周公刺
袁之明年境內旣安開闢視聽寄廩之弊吏則有請
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
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
列廩東西序廩悉礮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
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以待風雨
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礮焉凡建置之數爲
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

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
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
民輸入亾畱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相
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病而不病孰使
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嚚以囂私是巢穴俟有
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顓蒙視此濫觴俟有羸貲其源
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歛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
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
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
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
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重修儒學記

汪諧翰林學士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
馳于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
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
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于是萃焉顧其
宮室門廡建自國初歲久傾圯縣令每致修葺而理
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

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
廟之頃慨然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興禧公
君魯而頰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于是召工師集
羣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膏沃
之土以爲甃甃于其頰者興弊者易隘者闢漫漶者
章施凡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
之廬庖漏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
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工俊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
見其黼黻冕珽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
禮樂肅只莫不念其勞敝相與而歡樂之是豈非聖
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道之詎克爾邪旣江陰曹
君原孝來代厥任又從而修葺之僉謂分宜學舍遠
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之本三代之所
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東漢趙宋
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恥宋以道德中和故漢
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對于波頰風靡之中其平
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勵而不可奪宋
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

談禮樂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
養下無所得而能然耶我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
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祇若彝典悉力以作興之者
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
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以表
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立效忠盡職以
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師爲無負不徒使學者藉
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學李
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嚴嵩

嘉靖癸卯夏五月二十六日嵩具疏言臣比年蒙皇
上所賜手諭聖製克溢私篋昨以祿賜所積于里第
建樓用謹宸奎之藏伏乞聖恩賜之名額不勝幸甚
是夕召對于璇霄殿上面定名曰瓊翰流輝樓曰勅
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時天顏銜豫嵩復
以堂名請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盍以忠名嵩頓首
謝上握筆凝思徐曰再思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
明旦出御批賜名曰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

時在廷之臣敬瞻羨歎咸謂恩畀堂名雖有三三輔
臣故事然其字義之精永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
有拂正之義焉書曰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
于道爾當弼正其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于弼
哉由不居其聖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于臣
下如此也仰惟皇上睿明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
詢謀俯逮臣隣面計札諭孜孜罔置遜者又蒙賜臣
銀記其文曰忠勤敏達而特勅曰賜卿此記以便謀
猷又告戾語所期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于患之

一字每致意焉皇上之心是卽大舜之心也顧臣庸
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慚每受宸握切水淵之
懼輸涓流以益巨海懷爝火以助大陽其將能乎惟
是中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
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竊自
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聖主所以寵嘉愚
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雲章奎畫
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是用摹勒
御筆鑱諸琬琰而謹叙拜賜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嚴嵩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僞器獷之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林壑映帶雲煙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遊焉壯而從仕周兩京餘三十年

務劇形勞思抗志于埃壙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矣揆之止足之義于退休爲宜故擇地于郡治之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高衢秘苑宵直皇宮晝趨晉錫駢蕃顧問勤渠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不其欺予哉予嘿不應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于君退則忘名求志于己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丘樊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懷狗

分宜縣志
祿念返是惟深恥獨以誤荷聖天子殊眷隆渥義不
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聖憫其
老衰賜之南還獲稅鞶鞅從于邦人父老婆娑里門
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厚幸哉
姑記此以俟

○ 萬年橋記

嚴 嵩

分宜邑滄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滄瀆而邑之
西東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暴溢涵湧
往來者以涉爲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

衝有司濟以二艇間歛富民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爲
浮橋以通濟之然水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
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迴
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頻罹覆溺頃歲子侍郎世蕃
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
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蕃以告復
致書京師以告于予曰公爲宰執當爲斯邑建千古
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
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老言良是廼典石橋之役

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
在斯廼櫃水畚土撥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
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
信異哉若天設地藏焉先是予往來吳中閱橋美于
是徵匠買石于吳州運山伐載以巨艦滌江入湖至
于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乃獲抵于宜而石猶
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楊江之咀
有石盍採諸往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途以足
旣謀合材集制定工興醜水爲道凡十一空其長一
千二百尺有奇廣二十四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
計用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
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召忝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
嗣理之尋以他務忝典史周承源耆民張澹王治隆
張梧專董其役郡守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時程督
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
侍御五台徐公行部至皆親枉臨視申勅羣吏罔敢
弗共經始於嘉靖丙辰秋九月訖工于戊午夏六月
行者嘻嘻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不稱便夫自有天

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之建古今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沮于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惴惴然以難成爲懼旣而禱于山川以徼神明之祐又賴諸賢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謝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予曰非也吾非歷仕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識以示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盍名斯橋曰萬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爲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新學記

陳孔碩

嘉定六年秋孔碩將旨來掌嶺南西道漕事道分宜縣出西郭門外有儒服濟濟峩冠而來迨且百人遮道致辭曰吾邑新學成以今日之吉釋菜告成而君子過之能少枉入觀乎僕不敢違降輿而徒周觀其趾則後壟前阜蜿蜒盤峙亢爽高明博袤衍迤迺正衣冠而前令長謝君已待于門肅容而入仰睇旁矚則孔殿巍然塾序如翼邃如豁如穹顯端直循序躋

堂相與爲禮畢令起而言曰昔吾邑學宮洊更迭徙
悉非其地好古竊不自揆度工與材而士之願輸材
力見助者忻然恐後功以克輯告成之日會君實來
諸生咸喜其何以幸教之孔碩三遜而後敢言夫處
士就燕閒出於管氏書者士所安身之地也知止而
後有定傳于孔子徒者士所宅心之地也身苟安矣
可無以宅其心乎吾徒勉之哉咸應曰唯揖降而出
其後謝君與生徒謀記文所屬或對日者之登吾堂
與我言者可不可乎謝君遂以書道諸生之意來請

文孔碩與避數四而請不止竊嘗聞孝廟臨御日嘗
因下取士詔諭詞臣曰偶思得二語欲見命辭曰當
爲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臣必大頓首奉詔孔碩
私竊佩服大哉之言以爲雖三代之爲學周公仲尼
之爲教亦莫切於此矣夫德業有常言行有則自身
及家自家及國君子儒也言語文辭有葉與枝入耳
出口急於人知小人儒也仁義樂善天子我者也我
能貴之而不知貴公卿大夫予我者也人能賤之
而不知退儻能三復聖謨而味其旨則學之大本立

矣或疑上方以人爵招賢而顧使之毋慕何邪曰聞
之論語學也祿在其中矣學可勉祿不可干也可勉
在我不可干在人勉之于中其外自至一有慕焉則
患得之矣苟患得之斯患失之得失休於中又焉得
爲君子儒乎請書其大者而於歲月工役金穀之細
畧焉他日過是將有卓然以才德鳴世者僕將拜下
風而請奚科第名位之足言謝侯名好古字敏夫建
安人

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
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
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
有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
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
載諸石立適訪族邑鈐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
立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爲勸善也而
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
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

歲終更身太是卽已殊不知身太而名畱臧否何可
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恫瘝也久矣
雖然謂其身太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
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立
旣爲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
戒趙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
人繼自今受廉勤之則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新建三皇廟記

虞集

國家置大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
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叅佐十數人通領之典
故論議屬諸博士而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是
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
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
格之義凡從事于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
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
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大常掾者
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倦
倦不怠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

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
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家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
義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昔者分
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
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旣勿妥又寓
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守官於此
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大常也獨
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
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新之度故
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
丈作闢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
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
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
而都宮環屬於外門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
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
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
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
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

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若夫推
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咏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
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于天年也而至於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記廟祀之初意
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
月具官虞集記

○ 鈐麓書院記

許

讚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惟人賢誕生本夫地氣之淑靈然地勝得名實因人
賢而顯著蘇長公文章蓋世則峨嶠匪衆山可擬裴

晉公德業鮮倫則綠野豈庶壤可方有袁郡都分宜
邑治吳楚交會之區乾坤幽奧之境袁水西來演秀
江而渟澄若鑑鈐岡南峙環疊嶂而蒼翠如屏下映
廣潭黛影沉水心而互幻上立神祠蒼林翳簷角而
蔚森鈐岡中畔月嶺半規隱起異常蜿蜒不已帶以
坡陀或見或伏瀦以陂泉或匯或流境象之勝忽若
遺夫茲世造物之工或有私於是方鈐山者實北對
縣治南領衆山今少傅大學士嚴公入翰林時嘗作
鈐山堂於學宮之東以爲讀書之所迄今四十餘年

公位極人臣任崇輔相以忠誠寅亮之德結主知
以雄健奇鬯之文禩國華學故淵衷功熙帝載殊
恩屢錫異數薦加瓊翰之樓忠弼之堂宸章已昭
回於總郡而優複之賜際遇之隆御題未揭示於通
邑顧月山之麓有寺僅存屋荒弗支僧少而貧公貿
以莊第濟以百金僧樂徙而淨居勝常吾得地而書
院以拓然不謀居處可安惟知恩典重中建勅
賜延恩之閣尊上賜也前爲贊元際聖之堂志
感遇也因山水交盤之狀扁川巒萃秀之軒止善堂
敞爽於巖阿則設像崇先聖之祠天光雲景樓峨翔
於池上則賜扁出睿皇之筆遵彼一澗建有二
亭對參差而被阜則揭曰林臯泉湧注以爲池則榜
曰碧澗而總以鈐麓書院名之夫山川泉石互爭奇
而獻巧樓閣亭臺各占勝而馳光則按時遊覽天趣
豁如矣當其韶華方麗淑氣已融花塢曦暉崇林鳥
語琴尊在御賓主交歡斯時也吾不知會稽蘭亭之
遊與此何如也及夫養氣方張時雨覃降亭榭烟橫
坵畦水滿萬剎溟濛千峰縹緲斯時也吾不知瀟湘

江渚之景與此何如也又見白露零空玉蟾度漢金
餅輝而階除炫晝彩虹映而竹對敷陰庾樓共賞有
加於是乎迨觀青女施鉛滕六散花川原一色而玉
宇高低江山千里而瓊林遠近東武高情有逾於是
乎夫江雲山月餘館閣之書香天藻龍文照澗溪之
風致獨不觀莘野寂寥商祖之玄纁數責傳巖遠曠
武丁之繪象斯來雲龍風虎水濕火燥際會之機古
今一理觀於此述不獨明良之遇可昭冊簡而山川
之遇蓋自鼇極既分之後而始有今日也噫地靈人
傑天元啓之功崇德懋 聖君表之山神呵護以效
厥職日升川至書院孔飭

東堂新第興建記

邵 寶 禮部尚書

東堂新第者翰林嚴先生維中之所建也嚴爲分宜
望族世居介溪自先生高祖方伯公孟衡以下子姓
日繁隘至不可容先生以茲地密邇學宮故擇而居
之其先止有其東之半作堂東向號曰東堂鄉之人
人而習稱焉說者謂南有鈐岡背而不嚮於物理若
有非宜者正德辛未予以貴州之節過之蓋亦謂然

越八年己卯先生奉使還自桂林乃作堂以面鈴題曰鈴山堂堂之東舊通易氏園近貿得若干步所建先祠焉題曰方伯之祠方伯於世得祠以是而名者以爵以德爲他日不祧之地也今年春先生北上過錫爲寶道山堂之槩謂凡鍾山仙臺諸峰遠近環列而鈴獨蒼然秀出端若屏嶂嵐霏空翠近落軒几風松烟竹灑如沐如而夏雨方雲冬雪初日滿盈光潔盪曾耀目朝夕萬狀而堂得專之堂之前瀦水爲池環以嘉樹城市山林不惟其趣亦惟其景先生于是蓋有以得夫勝覽焉予再至鈴一登其頂今聞先生言尤不勝躍然者惟先生以奇偉之才博雅之學膺臺閣妙選爲國太史儲養延登屹然爲天下之望一鄉之士宜不屑居然自鄉之人論之亦固不能不以爲冠冕也鈴也一邑之勝也先生之居適與之對昔人所謂天設地藏以遺其人者非此之謂乎予昔視學分宜以茲地故爲僧寺不宜居學之左祗其徒而虛之所存佛堂故題曰視學之堂至是乃有賢人如先生者入直于官闕其東之隙居焉而堂固巋然不

尤愈乎先生聞之曰重哉公言吾居成矣請書以爲
興建記

五因樓記

邑令鄔元會建

馬孟禎

進士邑令

分爲江以西與區衝瘠特甚又百度委廢日久予初
謁銓曹援籌得分朋儕爲更相慰勞有若令不可爲
良者予亦心難之比單車入境察諸道路疑相嬉以
遊亾甚窶瘠態暨抵邑治則麗樵屏楯巋然飭然擬
一巨都會吏民亦罕有大頑黠扞罔不可馴者稍一
鎮戢幾希乎臥理其澹澁而無爲長吏潤則政予性

好也問分何以能階此僉曰此前令鄔君之所遺也
于是暇而登其五因之樓進父老而謂之曰若曹知
五因義乎僉曰唯唯此鄔侯之所命名也五因一曰
民二曰地三曰材四曰時五曰陋也自有樓而邑治
左右崇卑相仍完固翕聚民迺無陰陽之患也其初
蓋亟以利病請也故曰因民也其地則卽邑治前棄
地不改斥也月令盛德在水營繕始興龍見火見乃
戒事也故曰因時也其材卽撤取邑西郭外告地之
神祠亾他繁費採取也樓頽市瞰江唯厥壯固不增

置旁翼又卽其素材冊刻弗華故又曰因陋也此五
因所自名也諸鄔侯所爲宜悉因也因寔病而喫咻
也因刑弊而振滌也因人文否塞而作新也因孤惻
而賑恤也因三老孝弟弗率弗謹而懲一二以戒千
百也蓋樓之因五而諸所因凡百也諸所因百而因
之心惟一也此五因所自起也父老又記樓成之明
年夏苦旱鄔侯步禱邑望齋宿是樓者累日夜夢神
告之帝且移而滂沱縣令遲明語父老語次雨杲滂
沱下比侯以淚雨行父老且兼用爲識此其說近于
語怪然非侯浚心爲民民浚德之何以及此語曰前
事不怠後事之師予每登斯樓臨流嘯詠披襟而當
南薰蓋脩有魚水相忘之意焉廼卽父老所稱述勒
諸石以示觀者時萬曆庚子季秋立

宋淑中先生制策小序

周應治

余讀先生制策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嗟乎夫漢自董
賈而下此義微矣而學士多稱三狀元云至如王樂
清文廬陵間又得之前代乃今代亦不乏人而所稱
何寥寥也先生挾策起分宜丁丑之役其所爲應制

下筆數千言不休而博雅宏深無論近世諸公卽持是而方天人治安且鴈行視之以故當局元老見而推轂遂用首薦遭數奇乃置二甲第一人儒術旣絀焉已而又不得館選稍遷補刑部屬已而乞病歸歸復起又不得前闕稍遷補工部屬已而復乞病竟捐賓客而先生亾矣其遇可勝道者哉且顯晦人之所時有也以彼其才謂宜取宰相卿大夫功名垂于竹帛固無足難者而自令若是乃顧死也悲哉余自庚辰來令於茲因得奉面孔具知先生爲人死之日盡發生平著述胠篋雜燒之故其稿不傳於世又自謂先生義甚高而其文詞不少槩見則又安得而不悲及其及人張自明以藏艸請叙而灰燼足徵竊付剗剔傳之海內則千古之事不朽何論生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重建譙閣碑記

林 笙

邑有麗譙晷漏存焉仰答天杓則昏且無爽俯循民紀則作成以時其義大矣譙例爲治署之正門鈴之譙獨在署之左翼離治署數十武則自有明萬曆邑

令鄔公度邑治崇卑之宜卽邑前棄地之所改建也
譙面西背東左江右市仰嶺峙其前仙臺拱其後鈴
峰聳翠鐘昌入望數雲對於近遠目魚鳥之躍飛居
然有樓閣臨觀之勝焉不第如碑刻所記邑治左右
崇卑相稱已也予以康熙戊申來令茲邑其時昇平
豐稔民物協和暇日偕寮屬登樓眺望覺景物常新
而樓觀垂舊葢岌岌有將傾之勢予按馬公五因樓
記爲萬曆庚子歲計斯樓之建距今八十餘年耳何
以遂至是則以材取乎因當日撤取郭西告地之神
祠壯而不墜故不能垂久也予捐貲鳩工扶其將顛
葺其垂敝修理整頓幾還舊觀方一年爲康熙戊午
歲仲夏雷電震凌風雨大作閣竟傾塌無尺椽片瓦
得完者予心甚憂之念譙爲一邑大觀經始之勞予
何敢辭乃與工庀材勸士民之好義者捐棟梁之材
若干而榱桷椽壁之材則倚辦木牙之稅竹木其他
覆簷之瓦甃垣之磚則罰諸胥隸之惰者至工貲餼
廩之費則予捐資任之厥材孔良厥工孔固浹暮而
就樓上供銅身大士下祀武安王悉仍舊規鐘鼓在

懸晷漏如故兵息民安而此樓適成所謂宜

上恩德以與民休息此其時矣予蒞茲邑一紀有餘於今當遷轉而其重建斯樓之始末與捐材好義及與勞監修之姓名義當紀述以告來者爰爲文勒諸石而刻其姓名於左工始於戊午年八月竣於己未年十月例得詳書

大崗山廣慶寺記

黃子澄

鈴陽之南距城七十里許有大崗山層巖峻嶺界接四郡登陟遠眺則袁吉諸邑咸在顧盼問山之崔嵬固出羣峰而上之殆縈迴而穴辟於中僅十餘丈景聚多方迹難枚舉其端拱於前者則觀音坐蓮也而齋盤山掛壁洞磊落出奇環聚於後者則涼傘峰也而石牛嶺瀑布泉崢嶸秀麗徐徐而下象公潭爲之積其流獅子巖爲之鎮其口石筍竟天橫松俯地相傳謂之擎天柱抱石松勝槩不減天竺西晉時有伏虎禪師者飛錫於茲而建爲寺名曰廣慶太今千餘年古蹟丘墟傳登錄載此崗之蹟雖袁秀所鍾未始非翼軫分也余生也晚不得際禪慧法化猶幸相太

分宜縣志
里許時得覽其勝溯其源流紀其遺事遂不嫌里鄙而爲之記倘數傳而後亦有踵跡西晉卓行如伏虎宣泐闡教繼造招來則此寺之傳方與大崗並畱不息云

重修縣學記

蔡文鸞

漢魏以來祀孔子惟曲阜闕里至唐開元始詔天下郡縣置廟立像四配十哲七十子春秋釋奠載諸典章歷朝因之尊師重道至鉅典也分宜爲袁東要地儒學在縣治東三十五步地形軒爽前有高山清流之勝由厥門者文章功業忠孝節義袁郡分邑爲最詎年世久遠廟宇圯壞兼以鼎革兵馬蹂躪僅存

聖殿一座前後及兩廡竟成瓦礫余叨宰分邑下車瞻謁徘徊久之竊嘆曰梵宮刹宇中多榱桷聿新況我夫子天縱之資睿作之性仁功邁於堯舜性理接於羲皇享配比于禹稷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實生民未有之聖獨令文物之邦治平之世可使廟貌不修乎似非朝廷尊崇之意振興後學之本也商之學博胡君喻君各捐俸以爲倡邑之紳士尚義者咸出貲

以爲助鳩工庀材開復頭門兩廡由是頽者興敝者
補規模雖未能悉備庶幾不失國家建學立師作養
人材之遺意使後起者知所瞻仰敬畏以自勵非徒
爲干祿取寵之門戶已也至若規制大復古初端有
俟于將來

重刊洪陽洞圖序

蔡文鸞

世傳葛洪爲勾漏令即其洞煮砂煉汞因成仙去今
粵西勾漏洞在焉穹邃光怪變幻百出蓋古今勝跡
也余筮仕鈐邑有所謂洪陽洞者去縣西十有五里

袁嶺三峰之麓亦傳謂葛洪安陽二仙棲真修煉之
所故洞以各各余以簿書鞅掌不獲專達壬戌春副
使瑞侯王公蒞任滇之洱海道經邑治進余而言曰
邑傳洪陽洞竒境也名燦久矣自昔遊宦多至焉盍
往觀乎余曰唯唯爰持卮酒飭騶從陪而過之至洞
口弘廠可容百餘人秉炬四照旋折而入幽森竒異
狀貌不測名人題詠甚多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
不暇中有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之狀仙釋人物鳥獸
昆蟲器具之形雖不甚肖亦髣髴不遠誠天造地設

入厥中頓忘名利想真洞裏乾坤別有天地非人間
者今二仙去千百季遺跡尚存仙風可挹古云山不
在高有仙則名何況離竒天矯如茲洞者乎歸署索
圖版偶得舊本命繪士摹而補之併縣中諸景彙爲
一牒附之剞劂以傳將來俾後之至鈐未至鈐可按
圖遍覽如身歷其中知鈐邑不減勾漏縣而洪陽洞
與勾漏洞實不相甲乙云



